

小学生名著书架

LIU LIN FENG SHENG

柳林风声

[英] 格雷厄姆 / 著 吕萍 / 译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小学生名著书架

LIULINFENGSHENG

柳林风声

[英]格雷厄姆/著

吕萍/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柳林风声 / (英)格雷厄姆著;吕萍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8.4

(小学生名著书架)

ISBN 978-7-5339-2581-9

I. 柳… II. ①格… ②吕… III. 童话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04918号

责任编辑 鲍 娴 冯静芳
整体设计 见 闻 江 南
内文插图 诸春根 胡玫红

柳林风声

[英]格雷厄姆 著

吕 萍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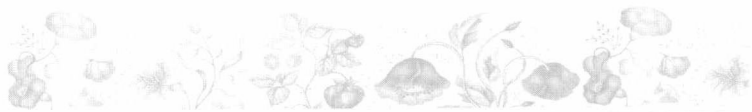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邮编 310006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0×1230 1/32
字数 130千
印张 6.75
印数 1-8000
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581-9
定价 **14.00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● 关于作者

格雷厄姆(Kenneth Grahame, 1859—1932),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他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,自幼父母双亡,依靠祖母生活,20岁时做了一名银行小职员。格雷厄姆酷爱文学,经常利用晚上和假期进行写作,同时他也十分喜爱自然,这为他进行以小动物为题材的创作奠定了基础。1895年格雷厄姆出版了《黄金时代》一书,一出版便大获成功,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。1898年他又推出《黄金时代》续篇《梦幻的日子》,同样深受读者的喜爱。这两本书被誉为当时儿童文学的革命之作。1908年,名著《柳林风声》出版,该书被誉为英国散文体作品的典范,格雷厄姆也因此蜚声文坛。



● 关于本书

格雷厄姆在儿子6岁时,为其编讲鼹鼠的故事,儿子听得入了迷,就连暑假都不肯到外地去过,他只好答应用书信的方式把故事继续写给儿子看,这些信就是《柳林风声》的基础。《柳林风声》是一个由柳林、河流,以及聪明细心的水鼠、机智勇敢的鼹鼠、稳重老练的獾和放浪不羁的蛤蟆……构成的神奇世界。书中描写了季节的流转、大自然的变化,以及动物们或温馨或惊险的故事。那些个性鲜明的小动物就像是现实世界中孩子的缩影,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,并在他们心头常驻。

这本关于友谊、关于家园的充满了温情的经典之作,文笔细腻典雅,对大自然的描写丰富流畅,故事曲折有趣,富含哲理。它和《小王子》、《维尼熊》等一样,都是西方儿童的床头“宝贝书”,也是“一个世纪来改变人们思维 and 生活方式的名作”之一,帮助人们在阅读中培养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忠诚友谊的追求。该书曾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青睐,被誉为英国儿童文学时代的压轴之作,相继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。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剧作家米尔恩曾把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,该剧后来成为每年圣诞节的保留剧目。美国动画大师沃尔特·迪斯尼将这部童话拍摄成动画片亮相银屏,从此风靡全球。

目录

- 1 河堤春晓 /001
- 2 大路朝天 /017
- 3 野林森森 /033
- 4 老獾先生 /048
- 5 家园甜蜜 /063
- 6 乡绅蛤蟆 /082
- 7 黎明之门的笛手 /097
- 8 蛤蟆初次历险 /111
- 9 浪迹天涯航海鼠 /126
- 10 蛤蟆二次历险 /147
- 11 英雄洒泪 /168
- 12 浪子回头 /188





1 河堤春晓

小巢里，鼯鼠正在做迎春大扫除，已经忙了整整一上午。他先是用扫帚清扫，接着用抹布擦，然后踏上楼梯、台阶和椅子，用刷子蘸石灰水粉刷，直弄得喉咙里、眼睛上满是灰尘，一身黑毛沾满了石灰，胳膊酸了，背也疼了。春意挟着神圣的不满和渴望的精神，在头上的空气中、脚下的土地里涌动，在鼯鼠的周围弥漫，甚至渗透进他那又黑又矮的小巢。难怪他忽然把刷子往地上一扔说：“麻烦！”“算了吧！”“该死的大扫除！”他甚至来不及穿上外套就飞奔出门了。地面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由分说地呼唤他，他奋力冲向陡峭的小地道，这对他来说相当于贴近阳光空气居住的动物们的石子车道了。他的小爪子忙碌地刮啊、抓啊、扒啊、挖啊，又挖啊、扒啊、抓啊、刮啊，一边顾自嘀咕着：“向上，加油！向上，加油！”终于，噗的一声，他的大鼻子暴露在了阳光下，他的身体滚在了一大片温暖的草丛中。

“这儿真好！”他自语道，“比粉刷屋子要来劲多了！”阳光晒在他的毛皮上暖洋洋的，和煦的春风轻抚着他那发热的额头，长时间与世隔绝的穴居生活之后，鸟儿欢快的合唱对他那已经发木迟钝的耳朵来说，简直是一片呐喊。他为这勃勃生机兴奋不已，春天到了，

不必搞大扫除可真快活，他不禁腾空跃起，穿过草地，向另一头的篱笆跑去。

“站住！”老兔子在隘口叫了一声，“私家道路特许过境费六便士！”不耐烦的鼹鼠不屑地一头就把他撞倒在地，一边沿着篱笆疾步小跑，一边打趣急忙从洞中探出头来看热闹的兔子们：“笨伯！笨伯！”他讥笑着，在他们琢磨出满意的应对之前，早已溜之大吉。于是，兔子们开始互相埋怨：“你好笨啊！为什么不告诉他——”“干吗你不说——”“你应该提醒他——”诸如此类，他们总是这样。当然，全都为时已晚，马后炮无意义。

一切是那么的美好，令人难以置信。鼹鼠忙碌地在草地上逛来逛去，一会儿沿着篱笆漫步，一会儿又从矮树林中穿过，发现到处都有鸟儿们在筑巢，有鲜花初绽，绿叶吐芽——万物欣欣向荣，蒸蒸日上，充实繁忙。在这些忙碌的公民中间，鼹鼠是唯一的闲汉，他着实有点自我陶醉，压根儿没有一点良心发现，悄悄催促他“快去粉刷”！毕竟，假日的妙处与其说是安心让自己休息，也许还不如说在于旁观他人忙忙碌碌。

他想，自己真是幸福美满，突然，漫无目的地闲步之时，他在一条碧波盈盈的河堤边站住了。他一辈子从没见过河流——这是头光滑、蜿蜒的大个子动物，哗哗地奔流不息，咯咯地抓住漂浮物，又哈哈地笑着把它们给放了，然后又扑向新鲜的玩伴，它们刚脱身，就又被逮着，抓住了。一切都在摇曳，在颤抖——像闪烁的星光，波光粼粼的，波涛涡转，潺潺汨汨。鼹鼠被迷住了，一时间心驰神往。他在河边迈着小碎步，就像小孩子跟在大人身边，被扣人心弦的故事牵着一路小跑。他终于



累了，就在河堤上歇下，小河潺潺依旧，仿佛世上最动听的故事组成了牙牙学语的队列，它发自地心，最后要倾吐给无所不纳的大海。

他坐在草地上放眼小河对岸，目光抓住了水位线上边露出的一个黑洞，迷迷糊糊中，他想到，对于一头要求不多，喜欢有一处小巧雅致的河滨住地的动物来说，这里地处洪水线以上，远离尘嚣，还真是一个安逸舒适的家园。正看得出神，好像有一个亮亮的小东西在洞中一闪消失了，接着又闪了一下，犹如小星星一样。当然，这里显然不是该有星星的地方。如果是萤火虫，它也实在太小、太亮了。他定睛看时，那东西对他眨了一下，证明是只眼睛，随后，一张小脸开始慢慢在眼睛周围显露出来，如同画框一般。

这是一张褐色的小脸，长着络腮胡子。

一张严肃的圆脸，眼睛里带着一开始就吸引住他的光芒。

一对小巧的耳朵，一身浓密的丝毛。

是水鼠！

这两头动物站起来，机警地互相注视。

“你好，鼹鼠！”水鼠说。

“你好，水鼠！”鼹鼠应道。

“你想过来吗？”水鼠紧接着说。

“噢，说得轻巧。”鼹鼠答得有点烦躁，毕竟他对河、河堤生活和习俗都生疏得很。

水鼠不声不响地俯身解开缆绳，轻巧地上了一条小船，这船鼹鼠刚才倒没看见。船身漆成外蓝内白，正好够两个动物坐。尽管鼹鼠并不十分了解小船的用途，

可还是立刻就动了心。

水鼠灵巧地把船划过来停住，伸出前爪拉鼯鼠小心翼翼地跨上船，说：“扶住！好了，跳！”于是，鼯鼠不惊喜地真的坐在了一条地道的小船的船尾上。

“今天过得真快活！”鼯鼠说，“你知道吗？我平生还没有坐过船呢。”这时，水鼠正将船推离岸边，操起了船桨。

“什么？你从来没……你从没有，我的天，我……好吧，那你天天都干些什么呢？”水鼠惊得张大了嘴。

“船上的日子真有那么好吗？”尽管鼯鼠毫不怀疑，他还是有点难为情地这么问。他背靠在椅子上，审视起靠垫、船桨、桨架等等奇妙的装置来，感觉到小船在身下轻轻地摇晃着。

“好？是风景这边独好。”水鼠身子前探，划了一下水，庄严地宣告，“信我的话，小朋友，世界上没有什么——绝对没有——比摆弄小船更值得尝试的了。就只摆弄船。”他梦呓般念道：“摆弄船——摆弄船——摆弄船——”

“注意前面，水鼠！”鼯鼠突然大叫一声。

已经太晚了，小船猛地一头撞上了岸。梦游者、快乐的船夫，仰面倒在了舱底，四脚朝天。

“——在船里——以船为家，”水鼠若无其事地继续念念有词，快活地大笑一声站了起来，“船里还是船外，这都没有关系。船的可爱之处就在于，怎么样都无所谓。不论有没有出发，不管是到达了目的地，还是到达了别的地方，还是什么地方都没去成，你总能忙个不停，也不知道在忙个啥，而且，你总是刚了旧愿又结新



账,当然啦,事情可以做一下,但最好还是别做。来吧!如果今天早上你确实很闲,我们一起顺流而下,玩他一天怎样?”

鼯鼠狂喜,激动得直晃脚指头,心满意足地伸了伸懒腰,美滋滋地向后倒在靠垫上说:“多棒的一天啊!我们马上出发吧!”

水鼠说:“那,先等一下!”说着,水鼠把缆绳从码头上的一个环里穿过,打了个环扣,就爬进了他的小洞。只过了一小会儿,他就顶着一只满满的午餐柳条筐蹒跚地走了出来。

“把东西推到你座位下面。”他一边把柳条筐往船里递,一边对鼯鼠说。不一会儿,他解开缆绳,重新操起了船桨。

“里面有什么呀?”鼯鼠好奇地扭着身子问。

“里面有冷盘鸡,”水鼠简短地答道,“冷盘口条、冷盘火腿、冷盘牛肉、泡小黄瓜、色拉、法式小面包、水芹、野鸭、罐头肉、姜啤、汽水、柠檬水、苏打水……”

“好了,好了,”鼯鼠听得心花怒放,“也太多了!”

“真的这么想吗?”水鼠认真地问道,“只是我平时郊游带的东西而已。其他动物还说我抠门,抠得刚刚好!”

鼯鼠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。他沉浸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里,陶醉在波光、涟漪、花香、水声和阳光之中,他用爪子在河水中犁出条条波纹,开始做起长长的白日梦。水鼠真是个好小伙,只管稳稳地划着船,也不打搅他。

“老兄,我蛮喜欢你这件衣服的,”过了半个来小时,水鼠才开口,“我总有一天也要给自己弄一件黑色

丝绒宽松衫，一旦买得起，我倒要弄件穿穿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鼹鼠努力集中起注意力，“你一定觉得，我很不礼貌。这一切对我都太新鲜了。那么——这是——一条——河吧！”

“是大河。”水鼠纠正道。

“你真的住在河边？多惬意的日子！”

“我不光住在河边，还与河相伴，住在河上，还住在河里呢，”水鼠说，“这河对我来说，既是兄弟姐妹，又是叔叔阿姨，是玩伴，是饮食，当然，还是洗澡水。这是我的小世界，我别无他求。他没的东西不值得去拥有，他不知道的事情也不值得去了解。上帝！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美好啊！不管是冬夏，还是春秋，小河永远有河的乐趣，河的兴奋点。二月里发洪水，我的地窖、我的储藏室到处都是我不喜欢的饮料，浑浊的河水一直漫到我朝南卧室的窗外；洪水退去时，会留下斑斑的泥痕，发出葡萄干蛋糕的味道，灯芯草和水草会堵塞渠道。大片的河床倒可以让我闲逛，不用弄湿脚，就可以找到新鲜的食物，还有人们不小心从船上掉下的东西！”

“难道没有发闷的时候？”鼹鼠斗胆问，“只有你和小河，没人说个话什么的？”

“没人可以说话——哦，不能怪你，”水鼠大度地说，“你初来乍到，当然不了解情况。这河堤如今很拥挤了，所以，现在很多人干脆搬走了事。哎哟，这里早已大不如前了。水獭、翠鸟、鸬鹚、水鸡，这些动物整天在周围，总是想支使你做些什么——好像人家没有自己的事情似的！”

“那一片是什么？”鼹鼠问，一边向小河一侧挥了挥

瓜子，那里面有黑压压的林子，围着小河一侧的浸水草甸子。

“那里？噢，不就是野林子嘛。”水鼠不耐烦地说，“我们这些河滨居民不常去那里的。”

“是不是……是不是里面住着的人不太好？”鼯鼠有点紧张地问。

“那个嘛，”水鼠回答说，“让我想想。松鼠倒没什么，兔子——有些比较好，但是兔子好的坏的都有。当然，还有老獾。他就住在树林的深处，不喜欢住其他地方，哪怕你倒贴他住，他也不干。亲爱的老獾！没人敢冒犯他。最好别惹他。”他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谁会冒犯他呢？”鼯鼠问。

“那个嘛，当然——有其他一些动物，”水鼠迟疑地解释，“黄鼠狼——大白鼬——狐狸——诸如此类。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碍——我跟他们是很好的朋友——相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共度良辰美景——但是不可否认，他们有时也会放肆，而且——我是说，不能真的相信他们，这是事实。”

鼯鼠非常清楚追根究底可能发生的麻烦，哪怕是旁敲侧击都是有违动物界规矩的，所以，他引开了话题。

“那么，野林的后面呢？”他问，“那里一片蓝色，模模糊糊，可能是山脉，也许不是，它有点像城镇的炊烟，也许它只是飘荡的云雾？”

“野林界外就是花花世界，”水鼠说，“那是无关紧要的，对你对我都一样。我从来没有到过那儿，也永远不会去，你也不会，只要你头脑清醒。请不要再提起它了。好啦，隐蔽的水湾到了，我们就在附近吃午饭吧。”



他们离开干流，进入乍看像泻湖的一处水面。铺着绿色草皮的山坡在两岸延伸，如蛇一般盘根错节的褐色树根在静止的水面下闪动。前方，隐约可以看见泡沫翻滚起伏，导流坝伸展着银色的肩，与滴着水的不停转动的水车相连，水车又连着磨坊的灰色斜屋顶，空气中洋溢着抚慰的嗡嗡声，单调而柔和，不时有欢快的说话声清脆响起。这一切真美，鼯鼠只能捧着两只前爪，不断感叹：“噢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”

水鼠沿着河堤划去，将船停稳，帮助依然摇摇晃晃的鼯鼠安全登岸，然后拎出午餐篮。

鼯鼠请求水鼠，让他来打开柳条筐，水鼠乐得宠宠他，就答应了，自己四脚摊开，躺倒在草地上休息。那位激动的同伴抖开桌布铺好，把神秘的包装一件件拿出来，按内容排好顺序，每打开一样新东西，就惊叹一下：“我的天，我的天！”一切就绪后，水鼠说：“开始吧，老伙计！”鼯鼠非常乐意听命。他跟大家一样，大清早起来大扫除，马不停蹄地干，到这会儿都没来得及吃喝，然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简直恍如隔世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水鼠问。这时，他们的饥饿感总算不那么尖锐了，鼯鼠的眼睛也终于能够从桌布上挪开了。

“我在看顺着水面游去的一道泡泡。”鼯鼠说，“一看这东西就觉得滑稽。”

“泡泡？噢！”水鼠说着，愉悦地喷了两下，很欢迎的样子。

一张宽宽的、亮晶晶的嘴从河堤边冒了出来，水獭把自己拖上岸后，抖搂着外套的水珠。

“小气的叫花子，干吗不请我，水鼠？”他一边说，一

边向食物走去。

“这可是临时安排，”水鼠解释道，“对了，这是我的朋友——鼯鼠。”

“幸会。”水獭说。两个动物从此成了好朋友。

“到处都吵吵闹闹的！”水獭继续说，“今天，好像满世界的动物都上岸来了。我到这个隐蔽水湾也是想求片刻的清静，却不料撞上你们！——至少——对不起——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知道的。”

他们身后传来一阵窸窣声，那道篱笆还厚厚地积着去年的树叶，里面一个有条纹的脑袋，耸着两个高高的肩膀，正透过树叶向他们窥探。

“出来，老獾！”水鼠喊。

獾向前小跑了两步，咕哝说：“嘿，有伴了。”然后转身就不见了。

“他就是这样的动物！”水鼠失望地说，“讨厌社交！今天，我们是别想见着他了。好吧，跟我们讲讲谁在岸上！”

“蛤蟆出来了，”水獭答道，“坐着他的新赌船，穿着新衣，一切全是新的！”

两个动物相视大笑。

“起先除了航行还是航行，”水鼠说，“后来就厌倦了，又开始赌博。从早到晚，整天整天地赌，别的都不喜欢，昏天黑地的。去年坐游艇，我们全都得去跟他待在游艇里，还假装我们喜欢。他当时可是打算在游艇里安度余生的。不管他开始什么，结果总是一样，一会儿就玩腻了，再去另找新鲜。”

“不过，他还是个好人。”水獭沉吟道，“只是没常